



城市中国丛书
CITCHINA

重识 乡土中国

Rediscover
Rural China

蒋伟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城市中国丛书
CITCHINA

重识乡土中国

蒋伟涛 著

Rediscover
Rur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识乡土中国 / 蒋伟涛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9

(城市中国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680 - 1

I. ①重… II. ①蒋… III. ①农村 - 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2856 号

· 城市中国丛书 ·

重识乡土中国

著 者 / 蒋伟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许秀江

责任编辑 / 恽 薇 许秀江 孔庆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 插 页: 0.2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680 - 1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鸟瞰图。

（胡志刚 摄影）

沙滩村的黎庶昌故居，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黎庶昌故居。（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黎庶昌故居。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沙滩文化陈列馆。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沙滩文化陈列馆。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遵义市新蒲新区“十里荷塘”美丽乡村。（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中心 摄影）

遵义市新蒲新区红叶谷。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
中心 摄影）



遵义市新蒲新区樱花谷。
（遵义市新蒲新区宣传文化
中心 摄影）

方塘智库“城市中国丛书”

编 委 会

出 品 人 叶一剑

主 编 许伟明

编辑委员会 叶一剑 许秀江 许伟明 张五明
余婷婷 赵灵灵 叶 然 徐丰超
吕慧明

《重识乡土中国》

编 委 会

总 顾 问 张继勇

顾	问	鲁成军	王卫东	毕荣东	穆贵玉
		刘采成	陈文宽	付顺平	朱 拯
		勾远志	冉 非	傅盛阳	程 进
		高 见	邹 艺	牛 伟	张正伟
		陈致豫	陈 杰	刘照文	吕凤弟
		冯志豪			

编委会主任 谢国蕾 林黛君

副 主 任 陈光华 郭 健 石崇军

编	委	林黛君	王宗培	向天军	胡 玮
		湛 波	郑小波		

执 行 主 编 蒋伟涛 许伟明

文 稿 编 辑 叶 然 余婷婷 吕慧明

作者简介

蒋伟涛 方塘智库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2016年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注重“三农”问题、社区问题等研究，先后在北京市崇文区、东城区及北京市委工作。2010年出版《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体制改革研究》（合著），2014年出版《豫村里的中国——豫村调查：追寻中国基层乡村基本问题》（著）。在报纸、杂志发表随笔、散文、论文等近百篇。

丛书总序

城市中国变革未来

叶一剑

(方塘智库创始人、理事长)

一

我们好像一直有着对“历史性时刻”或“历史性转折”迷恋的情结。2011 年底，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51.23%），而此前的 2010 年，全球平均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 50%。这让很多人对我们这个国家马上又多了一些浪漫想象：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至少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聚居于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散居于农村的人口。

这种想象的重要心理依据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都是与这些因素相伴的——城市是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

直到目前，在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辩论中，乐观一方所依据的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还有 10 年甚至 20 年的

城市化红利阶段，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力依然有效。

然而，中国已经并正在经历一个发展主义被过度表达的城市化阶段，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的城市化，一方面为单一的强势的行政权力所主导，同时，这种行政权力主导的目的又被单一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目标所占据。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化理念主导下，我们不断在大量迅速崛起的中国城市中看到如牡丹花般繁盛华丽的景观：这里迅速生长出全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楼，无论是形状还是高度，都让骄傲的西方人惊叹；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修建了越来越宽、越来越高大的公路和立交桥；与此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完全可以将这样的模式快速地推广到更广大的地区。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为一种被总体描述为“城市病”的问题所困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围城，等等。

这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全球的统计来看，与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同时发生的是，全球 75% 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生在城市，而且，城市也消耗了全球 75% 的能源。作为一个后发的、赶超型的经济体，中国通过一条带有可预期的瑕疵的发展道路快速实现崛起，然后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城市一起寻找纾解既有困境的道路，这是一个后发经济体发展权的体现之一。我们在国际上围绕环境责任的辩论中，也确实是这样表达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频繁出现于公众视野中的事件——城市居民出于对居住环境的担忧，走上街头抗议——说明，居民和资本与行政权力之间已然产生断裂。

这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有些具有明确现实感的脆弱的繁荣，和带有鲜明未来感的频繁的失败，在它来时的路上就已经

注定，人们为什么不提前防范加以避免呢？

今天正在发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对城市经济繁荣的想象从来就不是满怀梦想而来的“外乡人”对城市想象的全部。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现代城市，应更接近于韦伯所指的作为“完全城市社区”的城市，“大致上它应该是工商业的、市场的，以市民为权利主体的、社区自治的。在城市中，市民（公民）的经济权、社会权、政治权将得到逐步实现”。用我们这几年的研究结论概括就是，城市化应该更本质地表现为人口迁徙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综合的社会变迁。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对城市化的方向本身表示怀疑的时候，只是，我们已经迫切需要对城市化的理念、路径选择做出反思，也迫切需要对存量的城市困境进行反思，以求为城市能够真正地走向“真、善、美”的未来而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政策选择和行动选择。

二

对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世界和中国而言，一个新的共同观察维度是：一个新的城市时代的来临。而且，直到目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潮不是在放缓，而是依然在加快，不仅在国内跨区域迁徙，短期和长期的跨国迁徙也变得频繁且规模巨大。

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镜像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城市和城镇化的视角来发现和讲述这个变革的世界和中国，这不但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历史，也将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重要依据和逻辑起点。

在我们看来，“城市中国”的逻辑应该超越单纯的经济逻

辑，还应该包括政治逻辑、社会逻辑、文化逻辑等，这不仅事关中国城市的未来，也事关“城市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推出“城市中国丛书”最重要的背景之一，我们希望用一套丛书以及延伸出来的一系列产品，来实现对城市视角下变革中国和世界的长期和系统的关注。

在我们的规划中，这套丛书具有明确的战略咨询价值，基于对时代变革的洞察，样本化、专业化呈现城市变迁、国家变迁和全球秩序变迁，为更多陷入战略迷失的城市发展决策提供参考；这套丛书同样具有营销平台的价值，通过深度发掘城市价值，并进行公共传播，为新的媒体环境下城市品牌深度营销提供一种可能；这套丛书还具有媒体公共表达的价值，以实现新的媒体环境下，对城市发展逻辑和未来基于对历史和社会的敬畏的公共守望。

作为新兴的社会智库，方塘智库秉承“东方智慧，全球价值”的理念，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平台，为国家 and 时代变革提供全球视野下的从思想观念到解决方案的建设性研究，并推动世界对变革中国的理性认知。

城市作为目前方塘智库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不仅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开展下去，更希望将“城市中国丛书”长期做下去，也算是我们对“城市中国”时代的一个承诺吧。

是为丛书总序。



2016年3月5日

代序 回到故乡： 从“重识乡土中国”出发

叶一剑

1. 已经回不去的故乡？

几年前，我到西双版纳下面叫勐仑小镇的地方开会，其中的一个晚上，和一个师友从酒店出发到小镇上去吃夜宵，中间经过一段茂密的棕榈树林，周围除了虫鸣和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就是黑暗，无边无际的纯粹的黑暗。

回到暗夜，突然让我想到童年和故乡。将近十年来，每天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慢慢地已经没有了关于纯粹的黑夜的记忆了，而失去了黑夜，就像失去了故乡一样，不到你再次遇到她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种失去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今天，我越发怀念小时候的夏夜看到的明亮的星星，还有每天唤我起床的窗外的麻雀的叫声，这种叫声总是和母亲喊我起床吃饭的声音一起，构成了我每天醒来后的亲切和温情，这种温情一方面来自自然，一方面来自母亲，而这两者都属于故乡带给我的永远的纪念。

从2000年读大学离开家乡算起，我已经在“外面”生活16

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为外面的精彩故事和城市文明的绚丽所吸引，一度乐在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很长的时期里最直接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更具体的目标是，离开农村，到城里去。而事实上，这种目标的确立，是从自己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在我们村里，包括父亲在内，评价一个孩子是不是有出息，一个最直接而简单的标准就是，能不能通过高考，跳出农家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在包括我们村在内的很多农村地区，对城乡关系的思考逻辑，依然被“城里的生活就是好生活”这样的思维所主导。

与此同时，很多村庄的人口流失已经越发明显。很多村里更多的院落锁闭，有些竟然是成片荒废，更多人开始不再回到村里过年，更多的人开始到县里或市里买房子，而且，更多本不到去世年龄的人突然去世了。

和多年前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浪潮而发生的大规模青年劳动力周期性的流动和迁徙不同，这一轮正在发生的农村人口的迁徙或者说流失，会成为这些村庄不可避免的未来，并在根本上导致越来越多的村庄消失吗？

遗憾的是，在2013年的春节之前，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去了解我所在的村庄，以及我的故乡的历史。虽然，在将近十年的记者经历中，我走过很多地方，有针对性地了解过很多城市和区域的历史。也就是在三年前我开始有针对性地找来我们叶氏家族的族谱，找来我们县的县志，搜集我们商丘地区的有关历史资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挖掘更多关于我们一个家族以及家族所在地的历史，尤其是那些一直隐蔽的历史。

寻找的结果充满惊喜。我们这个村庄竟然是一个有着超过600年记载历史的古村落，我小时候读书的叶老家小学，竟然在600年前就已经是叶氏子孙研读诗书的地方，和在“文革”期间被拆除的叶氏祠堂一起，构成了村落规划的核心地标；还有我们小时候钓鱼洗澡的那个池塘，在明清时期是一个很著名的莲池，一度留下很多文人雅士的诗篇；等等。历史记载依然存在，地貌遗迹依然可见，但故事却开始失传了。

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村落存废的问题，就像我这几年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是否就是要人们都住进楼房，都过上城市化生活的问题一样。

几年来，走过很多城市，也看过很多地方城镇化的样本，和很多推进城镇化的官员交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用城市的思维来对待城镇化，而背后更是被土地开发的思维所主导。比如，一个官员直接告诉我，其推动城镇化的理念很简单，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发展农业，用城市化的方式改变农村”，并自信地告诉我，这样的理念如果有充分的补偿机制，推进得很顺利，村民也很欢迎。

我对这位官员的判断并不怀疑，在很多地区，“城里就是好生活”以及“用城市化的方式改变农村”两种思维方式“合谋”的结果是，消灭农村式的城镇化路径是可以推进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中，有没有去问问在城里的人对乡村和故乡的理解和愿望呢？

随着人们的文化觉醒和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回到故乡，正在成为很多人包括精英人群的共识，多年以后，这样的共识将更显性化。那么，在多年以后，按照目前这样的城镇化方式对待